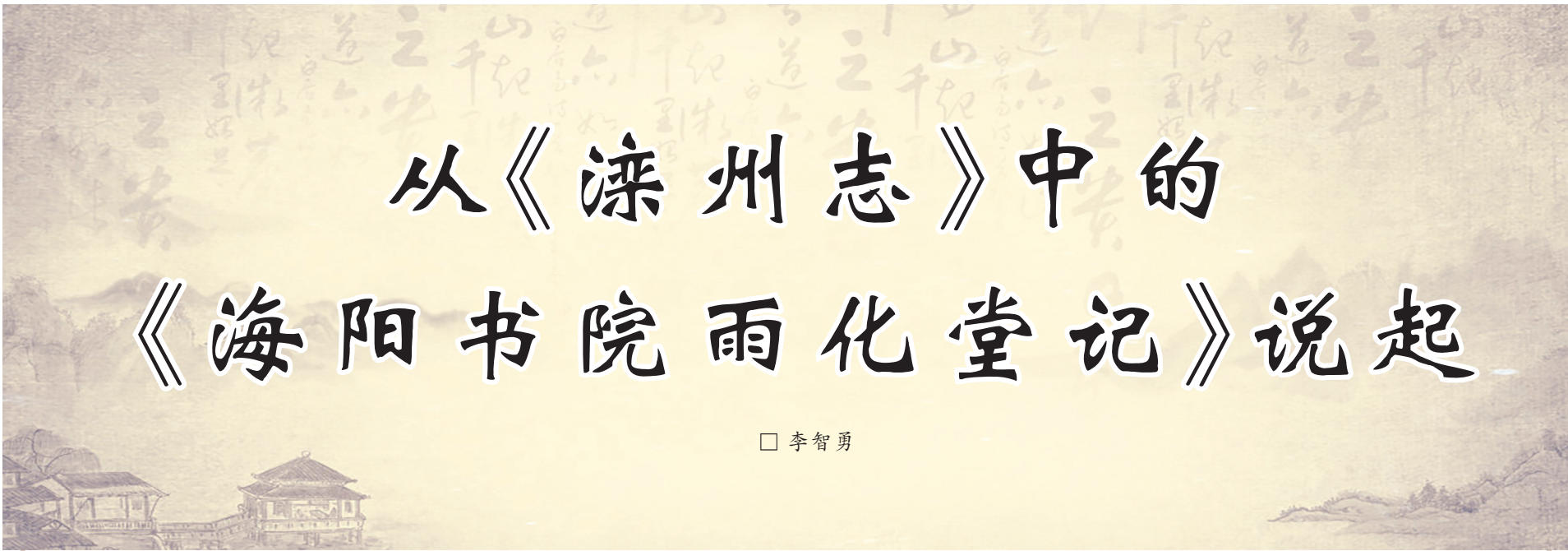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从《滦州志》中的 《海阳书院雨化堂记》说起

□ 李智勇

读嘉庆版《滦州志》，看到莫绍惠(同“德”)写的一篇《海阳书院雨化堂记》，文章不长，笔者试着标点如下：

滦阳书院废几五十年，先大夫莅任兹土，葺理文庙，建忠义、节孝两祠，倡造榛镇石桥，起武弁衙署，最后兴复此举。工竣，始延师课读。进诸生而等第之，命题以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”一章。未阅月，而先大夫不禄。诸生请堂名于余，使终先大夫之志。噫嘻，余小子何知，无亦先大夫命题之意有在，因节取题中雨化二字，以名其堂，并志教言于后，俾后之览者，知斯堂之所由名云。时嘉庆丙寅夏六月也。

从文中可知，这个莫绍惠的父亲曾任滦州的知州，重修了海阳书院，并且逝于滦州知州任上。这位莫知州正是嘉庆五年(公元1800年)到任的广东安定人莫馨(音mó)。而这篇短文的写作时间嘉庆丙寅是嘉庆十一年(公元1806年)。

海阳书院原名杨公祠书院，是乾隆十七年(公元1752年)知州孙昌鉴建

造，当时一共五层院落，前四层为学舍，最后一层为杨公祠，奉祀的是明朝崇祯年间的滦州知州杨嫌的神位。嘉庆七年(公元1802年)，知州莫馨重修海阳书院，距初建恰好五十年。所以莫绍惠才说“滦阳书院废几五十年”。

短文试译如下：

滦州的海阳书院还是五十年前建造的呢，我的父亲到这里任知州以后，修葺了学宫，重建了忠义孝悌祠和节孝祠，倡导重修了榛子镇的承流桥，兴建了武弁衙署，最后重新修复了海阳书院。等到书院完工以后，便开始聘请老师来教学。所有进入书院的学子都要经过考核分出等级，我父亲给学子们出的题目是《孟子·尽心章句》中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”这一章。这件事还没过一个月，我的父亲就去世了。学子们于是让我为书院的大堂取一个名字，来完成父亲的心愿。唉，我懂什么呢，不过是我父亲考题的用意还在，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及时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者”，因此

取题中“雨化”两个字，用来做书院大堂的名字，并写下这几句话在后边，让以后看到堂名的人，知道这个大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时间是嘉庆十一年(公元1806年)夏六月。

我们看到，莫绍惠在这么短的文章里列举了父亲的多条政绩，其实还远远没有说全。在光绪版《滦州志》的官师列传中有专门对莫馨的介绍，“尝捐俸葺学宫，创建忠义、节孝两祠，增修书院并置书籍，延师课读，尤以培养士类为急务。他如建桥梁、筑堤堰、赈荒歉、掩骼骸，善政不可枚举。”可惜的是，这样一位好官，却于“丙寅(嘉庆十一年，公元1806年)二月卒于官”。按现在的说法，应该算是因公殉职吧！

滦州的百姓列举出莫知州的种种善政，请求上级同意把他的牌位放进名宦祠，可惜请求没有被通过，以后也没有人继续再申请。至于没有通过的原因，可能跟他活着的时候性格太过刚介，得罪了权势有关吧。

这个莫知州是乾隆庚辰(乾隆二十五年，公元1760年)举人，嘉庆五年(公元1800年)由静海县令升任滦州知州。他为人刚强正直，不畏权势，凡是有诉状，当事人都要亲自面呈。每次升堂问案之前，都会庄严肃穆地等待，收到状纸立刻审讯，明察秋毫，没有人可以欺瞒他。吓得那些违法乱纪的人都收敛起来，手下的人更是不敢乱来，这无形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。

嘉庆七年(公元1802年)，莫知州捐出自己的养廉银，重修了忠义孝悌祠和节孝祠，他为忠义孝悌祠题匾“人纪常昭”，人纪就是立身处世的道德规范，常昭的意思是永久显著。对联写的是“大节不磨千古在，此身已致寸心安”。节孝祠匾题的是“遇殊致一”，对联写的是“清风皓月依真魂，止水危峰寄性灵”。这既是写给两个祠堂中的忠孝之魂的，也是他自己的心声和写照。虽然他没有祀名宦，但依然不妨碍他在滦州人民心目中名宦的地位。

由“落子”到评剧

□ 李百超

在中国北方，“落子”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剧种。而唐山地区的“落子”艺人，经多年改革与创新，终将其发展为在全国都具广泛影响的剧种——评剧。

评剧，曾用名“平腔梆子戏”，旧时民间俗称“唐山落子”“蹦蹦戏”。最初是在河北省东部滦州一带带对口“莲花落”(由民间说唱“什不闲”发展而来)，吸收了其他表演形式，成为带有表演的莲花落，这就是今日评剧的雏形。1909年，“莲花落”进入唐山后，受到煤矿工人的欢迎，被称为“唐山落子”。1910年左右，经过成

兆才等人的努力，评剧基本定型。由于吸收了河北梆子的全套乐器伴奏，所以被命名为“平腔梆子戏”，简称评剧；再后又吸收了京剧、皮影、大鼓等音乐和表演艺术，使评剧有了进一步发展。

成兆才是评剧的第一个剧作家，他一生为评剧编写了上百出戏，《花为媒》《杨三姐告状》《马寡妇开店》《小老妈开店》《占花魁》等作品标志着评剧走向成熟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根据文化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，从中央戏剧学院以及各地文工团抽调一大批在编剧、作曲、导

演、舞台美术等方面有经验的专家和部分年轻的文工团员，和评剧艺人一起进行评剧艺术改革工作，这些合作，都为评剧艺术的发展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。

几十年来，评剧在剧目的创作、改编，以及唱腔、表演、舞台美术方面又取得了新成绩。先后演出了《秦香莲》《金沙江畔》《向阳商店》《夺印》《会计姑娘》《钟离剑》《孙庞斗智》《四季常青》《苦菜花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花为媒》《杜十娘》等一大批现代戏和古装戏。

评剧女腔开初是由月明珠等人创造

的，男腔是由倪俊生等人创造的。评剧女腔后来经过李金顺、白玉霜、刘翠霞、喜彩莲、爱莲君、小白玉霜、新风霞、李忆兰等人的丰富和发展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。评剧男腔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快速发展，由贺飞、魏荣元等人合作创制了评剧“老生腔”和“花脸腔”，出现了马泰、魏荣元、张德福、席宝昆、赵连喜、陈少舫等擅长老生、花脸的著名男演员。

2006年5月20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评剧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

冬季

远东漫画

大寒，是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，它同小寒一样，都是表示天气寒冷的程度，“寒气之逆极，故谓大寒”，到了大寒也就进入了“四九”，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风大，低温，地面积雪不化，呈现出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的严寒景象。

虽然时处数九寒冬，但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、飞禽鸟兽、山川河流却已经感知到了阳气已生，“坚冰深处春水生”，在冰雪覆盖之下，春水已经在汨汨流动。大寒节气三候就形象地描述了这些物候特征：“一候鸡乳”，大寒节气开始，光照增加，鸡感知到了阳气，母鸡就可以孵小鸡了；“二候征鸟厉疾”，因为此时天气更加寒冷，鹰等猛禽会更加凶狠快速地捕捉食物，以补充能量抵御严寒；“三候水泽腹坚”，水域中的冰一直冻到了水的中央，冰面变得又厚又结实。严寒虽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，但“苦寒勿怨天雨雪，雪来遣我明年麦”，寒冷能够冻死害虫，在一定程度上对庄稼有

益，所谓“该冷不冷，不成年景”，“大寒不寒，人马不安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大寒迎年。大寒节气一到，年就近了，随着新春临近，这个节气便多了些辞旧迎新的味道，越来越浓的年味不仅温润了冬日的寒冷，也让这个节气较之其他节气，更隆重、更轻松，充盈着欢乐喜庆的气氛。“明朝换新律，梅柳待阳春”，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大寒是结束也是开始。在这个岁月更替的时刻，我们和大自然一起，随万物一同生长，迎接下一个节气的轮回。

节气流转，岁岁年年。二十四节气作为最有诗意的历法，它引领着人们在节气更迭中，感受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力，它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意向，映照的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，它安顿了现代人的文化乡愁，成了刻印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自然之美。

(韦远东文/图)

益，所谓“该冷不冷，不成年景”，“大寒不寒，人马不安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大寒迎年。大寒节气一到，年就近了，随着新春临近，这个节气便多了些辞旧迎新的味道，越来越浓的年味不仅温润了冬日的寒冷，也让这个节气较之其他节气，更隆重、更轻松，充盈着欢乐喜庆的气氛。“明朝换新律，梅柳待阳春”，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大寒是结束也是开始。在这个岁月更替的时刻，我们和大自然一起，随万物一同生长，迎接下一个节气的轮回。

节气流转，岁岁年年。二十四节气作为最有诗意的历法，它引领着人们在节气更迭中，感受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力，它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意向，映照的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，它安顿了现代人的文化乡愁，成了刻印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自然之美。

(韦远东文/图)



风俗乡情—— 铜锅镔露锅 (外一篇)

□ 于东兴

旧时，修补业特别发达，几乎所有居家过日子的家什器皿，只要不摔个粉碎，旧得掉渣，都拿去修补——修理拉锁、手电、钢笔，焊补水桶、水壶、半升子(量米的容器)，修簸箕，换罗底，锻接用断了的铲子、锄钩子、马勺子……其中铜锅补锅亦在其列，操此业者，称小炉匠，又叫铜锅匠。

铜匠挑着担子，一头放煤火炉，一头放钻、锤等应用之物，进庄便喊：“铜盆铜碗铜大缸，铜锅镔露锅”，谁家的铁锅开了裂，出了漏，瓷盆瓷碗、大缸裂了缝或摔掉一块碴，都可修补再用。

缸、盆、锅、碗开裂，统用钻头打眼，钉入钯锅子，将裂缝铜合严实后，再抹一些黏合物。大缸用熟铁锅子，瓷盆瓷碗用铜锅子。

铜碗最是细致。铜匠落座后，将摔掉的碗碴对好，用细绳反复扎紧，夹在两腿中间。然后开始用钻打眼。俗话说：“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”，往瓷碗上打眼，用的就是金刚石的钻头。这时铜匠像拉二胡一样，来回拉动钻上的细绳，带动钻头往复旋转，在断边两侧就钻出两排对称的极细的小孔。孔钻好了，将一只只扁平的铜锅子轻轻锤入小孔中，再涂上一层白色黏合物，就算补好了，那种黏合剂，至今不知何物。

铁锅出了窟窿，不能锅，要“镔露”，用熔化的铜水补漏。铜匠视漏洞大小，取一些碎铜放入小坩埚内，用钳子夹到火炉上加热。铜匠师傅紧拉一阵风箱，坩埚里的碎铜先是变软，而后发红，继而泛白时就要熔化了。这时，只见铜匠师傅左手托着一块厚布垫(布垫上放一些煤灰隔热)，垫在锅底漏洞之下，右手取下坩埚，熟练地将铜水倒于漏洞上，迅速堵住洞孔。放下坩埚后，紧接着用一个圈筒将铜水压平，等冷却后就焊牢了。如果漏洞大，就要用这种办法焊两三次方能补好。最后用钢挫挫平。铜匠一边挫着，一边念叨：“铜锅镔露锅，花钱不多，使个好锅!”

因铁的熔点高，补锅没有用铁水的。

铜匠中有许多技艺高超者，无论缸盆锅碗，不管摔成几瓣，只要不缺肉，拼凑齐全，都能铜上。老人们讲，大新庄曾有一座庙，年久失修，墙角扒了裂，眼看着庙顶上的塔铃就斜向一边去了。庙里的和尚想不出补救之策，十分着急。一天，和尚们走出庙门，望着墙上那道裂口，正唉声叹气之时，来了一位铜锅匠。铜锅匠听了和尚们无可奈何的议论，又看了看庙墙上那道裂子说：“师傅们莫愁，这墙我能铜上。”没听说过铜锅的能铜墙，和尚们摇头苦笑，只有一个和尚急切地问：“什么时候？”铜锅的没再说的，担起挑子走了，临走摸摸小和尚的头，撂下一句话：“明天看吧!”

除了小和尚，铜锅的话谁也没有当真。孰料第二天一早，和尚们打开庙门，往上一看，都惊呆了：庙墙的裂缝上，结结实实钉上了三个大铁锅子，这么高的墙，他是怎么上去的呢？一夜没有动静，只有风铃悠悠地响，他又是怎么铜上去的呢？

这个传说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，那个时候乡间确实有不少手艺高超的匠人。

“铜盆铜碗铜大缸，洋钱票子往里装”——何其达观、美妙又让人一笑开怀的乡间佳话！

挂掌

我国养马历史悠久，并且很早就有了护蹄的记载。在《庄子·马骥(同蹄)》篇中，曾论及伯乐治马，已有“烧之、剔之、刻之、雒(同烙)之”等方法，有注家解释“烧之”为“烧铁以烁之”这已与装钉蹄铁有关。但其文字简古，是否如注释家所言，难以确定。

史书上首先见护蹄记载的，是汉贾谊的《盐铁论》，其中有“革鞮”一说。“革鞮”就是用皮革制的马鞋，而蹄铁的发明确在隋唐以后(此前漫长岁月中应是以草或革来护蹄的)。唐诗有“铁马春冰响”，宋陆游诗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，有人说这“铁马”就是装蹄铁的马。但铁马是否为钉有蹄铁的马，已无从求证。

有文字记载使用蹄铁的翔实记载见于明朝《增补文献考·经籍志》。书中说，过去没有蹄铁，用编草护蹄。尹弼商东征建州时，冰冻冻伤马蹄，前进受到影响，尹用铁片制成圆的马蹄形，分两股钉在马蹄上。蹄钉头尖尾大，各蹄8个，在冰上走可防滑，尹军成功。从此以后“有马者均用此”，冬夏均把马蹄装上。建州，在吉林东，明朝改为建州卫，是当时往来要冲。这是有记载蹄铁的完整记录。

由于装钉马掌一直被视为下等职业，蹄铁的发明确不见经传，文字记录的蹄铁发明者尹弼商，也仅见此寥寥数语。

这是我所能查到的古代关于护蹄的记述，以及蹄铁的来历。历史虽无详细记载，但钉马掌却是漫长农耕社会不可缺少的匠作，以致绵延数千年，直到生产队时候，马车运输十分普遍，打马掌的掌炉(火炉)还遍及乡村。掌炉小屋的外墙皮上，通常写一个字典里没有的字——“流”字右半部，再去掉上面的那一点，我想，大概应读作“掌”吧，问几个老者，果然是。

钉马掌的掌工是乡间的勇健者。有钉马掌的牵着牲口来了，他们一声吆喝，几个动作便将骡马固定在木架上。骡马安稳后，即用绳子吊起一腿，使掌面向上，用刀把磨坏破损的马掌削规整，然后将一只蹄铁安放蹄掌上，用掌钉穿过蹄铁转圈的钉孔，轻轻钉在蹄掌上。依次四只蹄铁全钉好后，骡马松绑，恢复自由。

钉马掌，又叫“挂掌”。二十年前，我曾在丰南西河村采访过一个钉马掌的毕师傅。师傅就老两口，常年以钉马掌为业。门前支着拴马架子，临街门房，盘着煤火炉，锻铁打马掌。烧火锻打时，老伴拉风匣。那时生产队已解体多年，乡村骡马已少见，来钉马掌的几天不见一个。毕师傅说，他干的这一行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乡庄就见不到了。